

话剧《推拿》： 穿越黑夜的漫长旅程

著名小说家毕飞宇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以一个盲人群体生活和情感世界为主题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也收获了众多期待和瞩目。目前，国家大剧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喻荣军编剧、郭小男执导，刘小锋、吴军、王一楠、胡可等众星加盟的话剧《推拿》正在热演；由康洪雷执导、濮存昕、张国强、李菁菁等实力演员加盟的电视剧版《推拿》也刚收官；而娄烨执导，郭晓冬、梅婷主演的电影版《推拿》已经完成拍摄，2013年成了不折不扣的“推拿年”。

话剧版《推拿》以“沙宗琪推拿中心”解体吃散伙饭时，老板沙复明的突然吐血为序幕，推拿中心百态鲜明的人物故事自此逐一展开。胡可饰演的都红、王一楠饰演的金嫣、刘小锋饰演的沙复明、吴军饰演的张宗琦，每个角色的故事既独立存在，又相辅相成，在不断交织、切换中展开。直到最后以胡可饰演的都红悲剧性的断指终结，用充满现代感的风格，演绎了一部“关乎黑暗和光明”的情怀之作。

《推拿》改编故事：女儿出嫁

早在小说获奖之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就找到毕飞宇，提出想要把《推拿》排成话剧，心中早有“话剧情节”的毕飞宇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经过两年的酝酿策划，国家大剧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集结了一支国内一流的话剧创作团队打造《推拿》，而毕飞宇对这部作品也格外关注。他笑称，“《推拿》就好像是我的女儿，而编剧喻荣军把她的披肩长发慢慢盘起，让她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女人，我的心情就好像嫁女儿一样既高兴，又依依不舍。”从《青衣》、《平原》，再到《玉米》，毕飞宇的作品中所触及的往往是贫穷、苦难和疼痛。他曾说，“我的一系列作品就是我个人的一部断代史、情感史”。谈到2013年《推拿》的三处开花，他坦言“我个人的感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看过《推拿》后感受到了什么。”

毕飞宇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是南京市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老师，他许多学生的职业正是推拿师。毕飞宇平时也经常做推拿放松，因此盲人这个群体对他来说非但不特殊，反而十分亲近。他曾说：“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我们和盲人没有什么不同。”谈及改编，毕飞宇大方的说：“编剧和导演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而本剧的编剧喻荣军不仅是一位在京沪两地佳作众多的导演，更出身于运动医学专业，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推拿”的故事。

几年前，毕飞宇在外地一家推拿中心办事时突然遭遇停电，整个推拿中心变得伸手不见五指，他在漆黑的走廊里摸索了半天，这时候有一个盲人推拿师走过来，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出了大门。这件小事对毕飞宇有很大的触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盲目的”，希望《推拿》通过盲人们的故事，能够更好地折射出现实，让健全人更加珍惜生活。

和电视剧版浓浓的家常风不同，话剧版《推拿》在酝酿策划之初就确定了要用充满现代感的风格来展示这台“关乎黑暗和光明”的情怀之作。

话剧《推拿》主要的表演空间是推拿房，这里用灰色和黑色为主色调象征着盲人“视觉世界”的单调逼仄。随着剧情的推进，推拿房会化身为推拿师们的休息室，进而逐渐延展到他们的其他活动区域。与简约的舞美布景形成强烈互补的是充满想象力的多媒体投射。舞台空间上方将随着剧情变化，出现生动的人物剪影、发芽的种子和舒展的大树、广阔的草原及奔跑的骏马等影像，这些影像并不具体，设计者不用它营造时间、空间，但却直指人物内心，用影像表达了盲人的恐惧、欢乐、纠结，折射出盲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和绚烂。

《推拿》排练故事：穿越黑夜的漫长旅程

排这部戏最为艰难的要数演员。《推拿》有长达4个半月的排练和演出周期，郭小男导演曾经把排练比作一条“穿越黑夜的漫长旅程”。

话剧《推拿》剧组7月建组后，首先去上海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的过程分的很细，先后进入上海市盲童学校和专业的推拿中心和盲人朝夕相处。演员们首先去盲童学校，看盲人在学习生活技巧中是怎样的状态，然后再跟教授盲人推拿技巧的老师交流，接着是到真正的盲人推拿中心，和盲人推拿师们进行衣食住行的贴身学习，导演郭小男甚至要求演员们“争取达到盲人推拿师的同等水平”。然而这还不够，最后还把各个专业的盲人推拿师们请到排练厅现场，让他们听排练，提意见。

导演郭小男还让演员再排练时戴着眼罩，使他们进入盲人的状态。他认为在舞台上扮演

盲人必须做到“像”，否则无法说服观众：“首先你得先进来，在这一阶段从文学上、从角色的灵魂以及在舞台上的肢体上，要把人物推进，最后还得走出来，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就是艰难、苦涩、努力。”

话剧《推拿》中有一段情节是讲“美”是什么。剧中刘小锋扮演的“沙复明”，“摸得到鼻子、眼睛、嘴巴、耳朵，却怎么都摸不到‘美’”。为了弄清盲人们的感觉，剧组让男演员们坐成一排，请一个盲童姑娘来挨个摸。先摸了胖胖的郭林，然后再摸瘦瘦的兰海蒙，问她那个好看，小姑娘害羞的说：“我还是喜欢那个胖哥哥。”原来盲人觉得胳膊结实的男生是帅哥，因为他干活有力气，拉着走路也会很有安全感，就是所谓的“美”。

剧中饰演金嫣的王一楠曾在体验生活时遇过一件令她印象很深的小事：在和盲人推拿师一对一的聊天中，她和一位盲人姑娘一边洗衣服一边闲聊，从喜欢吃什么，到有没有男朋友，等等。王一楠发现，盲人姑娘晾衣服时手里一直攥着一个东西，让她感到非常好奇，聊天结束后，王一楠也没出声，姑娘以为她走了，把手里的东西“啪”的展开，原来是一条丁字裤。“那一刻我特别能感觉到，他们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有权利享受和我们一样的东西。”

王一楠说。

《推拿》主演故事：眼盲心亮

刘小锋饰演的沙复明是盲人中的‘浪漫主义者’。在剧中是沙宗琪推拿中心的老板，是盲人中的“明眼人”。在生活中，他自称是个“宅男”，喜欢孤独，喜欢听音乐。谈到沙复明，刘小锋说“他内心是有光芒的，只是他没有办法把心中对‘世界’的认知组合拼接起来，这种悖论让他很痛苦。他的世界是黑暗的，但他的内心是丰富多彩的。他想看到大海，他认为大海的心跳和他是同步的，他的渴望不具体，不生活，不像别的盲人安于现状，他在精神层面需求很多，而且他没把自己当盲人看，所以可以说他是盲人中最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一个人。”

吴军饰演张宗琪，他笑称：“盲人谈起恋爱浪漫着呢”。他的角色“综合”了老板张宗琪和徐泰来两个人物的故事。他说：“这两个人物相同的是执拗，但一个非常浪漫，一个却不解风情，有点‘闷骚’，这两个角色老产生‘化学反应’，是个AB型血的角色，自己和自己老打架，让我在排练中很纠结。”吴军憨厚朴实，工作起来特别认真，和张宗琪一样有点“闷骚”，排练休息有时会给大家“秀”几下以前学的戏

曲功夫，逗大家开心。他说：“在面对事业和爱情这两大命题的时候，盲人没有健全人这么多的选择，他们往往在等待。”

胡可饰演的美丽盲女都红是推拿中心的“女神”，胡可觉得自己的一双大眼睛最美丽，却笑称“这次没有用武之地”。作为一个可爱宝宝的妈妈，胡可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排练时间很适合我照顾孩子，每天都能陪他玩一会儿。”而老公沙溢更是全力支持她的工作，“自从话剧《推拿》开始排练以来他基本每天晚上都会帮我对对词，他在表演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生活中也会为我做一些浪漫的事情。”胡可甜蜜的说。在《推拿》排练的时候，沙溢低调探班，给胡可加油鼓劲。

王一楠饰演的金嫣不得了，照她自己的话就是“平常人体温37℃，金嫣是250℃起步，300℃刚好这么一个人。”王一楠说：“如果都红是冰，金嫣就是火，她们是闺蜜，但她们的爱情命运截然不同，一个分，一个合，我是比较幸运的那个。”

作为本剧上海方面的制作人，王一楠除了演戏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经常忙得脚不沾地。在排练厅，每天大家见面都会开玩笑问她：“还活着？”而王一楠却是“乐此不疲”，每天仍然活蹦乱跳，忙的不亦乐乎。（新浪）



话剧《推拿》剧照